



南郭先生文集

四編  
自六至七

全戴十四冊 文

廿貳

特別
~20
3564
22



八二〇  
三五六  
二二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六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記

蜘蛛端研記

烏石山人多戶而入曰吾得端研矣憚憚然喜溢於  
色余哂曰故態乎何遽哉既而啓匣其質潤其色紫  
眼暈星列其數九凸乎唯在池外寔為高眼譜錄所  
稱盡具焉蓋真物也長六寸有餘廣居參分長之二

南郭集四編

卷之六

一

己卯三月



兒玉少介  
藏書之記

58-2190

厚乃稱之受摩地爲蜘蛛腹數足半抱出乎墨池前  
兩側刻蛛網因眼點點爲浮露象製亦巧矣余乃始  
愕然絕歎不遑刮目數日山人復來謂曰吾甚愛之  
吾甚愛之顧世希心好則吾誰歸哉即藏之名山徒  
閱世寶而已是卞和氏之反投璞於荆山也則非吾  
竒此物之志今乃思而得之不如持之獻

東叡大王不亦善乎固復無再獻不見知之患必矣  
蓋山人常好竒物方得遽喜故態爾故苟欲締好山  
人者爭得珍噐攜至爲贈然山人放曠性亦不甚惜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忽乎散忙乎忘若未始經其懷  
然亦故態爾雖然是且爲未得希世物爾今此研也  
且拂莫拭顧復不舍躍然乃欲奉以納諸王府竒  
愛哉斯於山人乃見其殊賞甚重之至異於常也山  
人善書稱於世又癖於石研則愈甚今世米顛也而  
其愛重之至亦乃不蓄留於己獨異於海岳終亦歸  
其性之故乎是山人也研之所傳君山野子昂者與  
田社谷起數者谷轉與山人乃此得山人而益顯遂  
致青雲物亦有遇哉

浦上君矢鏃記

享保十六年二月六日

大駕田獵于中里御園乃  
即試騎射浦上直方與焉共  
野猪之大突自前林來怒奮  
待距馬前六七步引滿乃發  
過穿後藪而逃到平塚祠前  
罷獻夫大猪於

御前 命有司審視其傷言

非銃丸所傷令解而視之肉中  
上帶箭豪五寸許蓋初所負  
矣乃召直方問之得具以聞  
至尾際徑七尺有餘云於是  
非一矢之所可能弱必是中其  
速斃矣爾既見射術有功乃實  
也後在後園園吏解其猪牙上  
賜之且曰與前鏃同傳之且當  
自

德廟潛邸時給事左右侍習射藝有年既盡其技每試騎射無不中屢賜褒賞

德廟嘗依古式製射鞬以備乘輿蓋將射之具云後乃手自以賜直方令藏其家亦令傳射術之功于其後世也浦上君字彌明直方其名也

德廟賓天之後令喬作文記以上事如此

物夫子著述書目記

國家興百有四十年治平所化詩書之道洽乎海內其間通儒豪傑之士蠡出並作各有所著學術中興

之盛稱踰前古然創闢蕞塞者芟鋤力微鹵莽所遺蕪穢未治及乎累朝文明益融物夫子者出乃以命世之器馳宏覽之才著作撰述兼綜具有即自經術文章群儒所誨以至雜家小數凡所傳若干卷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也且卓識所開學問之業宇宙為之一新於是海內仰止風靡影慕苟挾書筴者一望其旌題相與歛衿莫不祇敬之曰是真先君子之書也因此貴尚之餘乃又有姦巧以射利者拾其唾餘綴以為全物甚乃至有造無根之言假托夫子名

者欺者作之昧者行之涇渭混合清濁難辨喬嘗與  
讓社之盟久矣且臨夫子易簣時親受著述傳貽之  
屬乃與二三子患其亂如此相與以其平日所與  
聞重討論之定錄其書目以防姦偽有已刊者有刊  
後自廢者有秘而不傳者有略構起端而未定者有  
一時戲作者各分辨記之如左

辨道一卷

辨名一卷

論語徵十卷

大學解一卷

中庸解一卷

文集三十一卷

度量考二卷

絕句解三卷

答問書三卷

孫子國字解十三卷

右十部既刊行者

絕句解拾遺一卷

右夫子撰絕句解時於稿中刪去者夫子沒後門人惜其遺落而拾收刊行焉

譯文筌蹄六卷

右夫子初年授門人而令筆受者雖既刊行焉晚歲頗有毀廢之志故棄而不用後編未刊者亦舉以火之不藏于家今世姦猾之徒私刊後編或更題目行之者往往有之皆所不用者

護園隨筆五卷

右夫子中歲之作至于晚歲亦毀廢不用

文罫一卷

右初年所作前已焚毀

吳子國字解五卷

讀荀子四卷

讀韓非子三卷

讀呂氏四卷

古文矩一卷

明二直隸十三省考定圖一帖

右六部中歲作未成者或起端而不竟者必當族

刪定然後視人者也

唐後詩十集七卷

右半已刊行餘乃本未成

四家雋六卷

右評未全備

明律國字解三十七卷

右晚年作唯爲律語多難讀而作解以藏于家而已既而夫子曰法律之政非先王以德禮之本今天下依封建之制則同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者也若依此爲律易解人輒用之則害於其政當秘而不視爾乃與盟者八人特得睹耳餘雖同社不許輒視

樂制篇一卷

樂律考一卷

鈐錄二十卷附三卷

右三部亦頗秘不許刊行者

琉球聘使記一卷

幽蘭譜抄一卷



琴學大意抄一卷

文變一卷

韻槩一卷

滿文考一卷

葬禮略一卷

詩題苑三卷

南留別志五卷

廣象碁譜一卷

右十部一時戲作亦小而辨物爾不必當弘行者

以上凡三十六部百九十一卷

不見以上目中者皆非真也惟後進君子有取裁焉世固多姦偽或有盜藏而私寫者至深秘焉益為韞匱而藏諸以待高價然魚魯失真一同棄物有學識者自知其不可用

鑑湖臺記

樂山公子館于其公邸東邊而居焉邸基占爽塏高地東因厓隙盡而陂陀乎下矣則牆東也外隣下谷故其居不築自為臺趾而東面所眺山水奇觀悉入

館中為勝槩焉。下谷地有篠筥池，周迴數里，汪然一巨浸也。踰池望東，叡山。東都建，即所開創宮寺也。蓋西京平安之鎮，有比叡山，即象因以名焉。云比叡下臨江之湖水，故篠池亦比湖，相映帶。爾山則陵寢所，在佳氣攸鍾，仰稱福地，崇觀飛閣，雲蔚霞縹，宮堯乎鬱蔥之中。山勢迤靡，積翠所繞，池濱其足，涵影滄波。中設妙音島，橋而通，庶几其山麓水涯，第宅間闕，撲地其間，寔為陵邑。蓋東都既庶，富有所繁，平原即鞠日，充月斥，勢乃爾，不待三選七遷，以奉此地。冠蓋相

望，貨隧旁通，都人士女，遊冶成群。陟山降水，俯窺所及，蟬然蟻行不絕，亦一奇觀也。館本仍主第之舊，初其東厓，林木蔚鬱，嚴備隔塞。及公子之館于此，乃命開林斬新，忽復豁焉，如明鏡出匣。所云勝槩者，死在湖中央，據臺收之，若一幅畫，就用成園。爾公子好學，既優風情，故意匠所圖，超然踰俗，一命斧斤，乃得此奇矣。今夫東都貴介，夸麗競起，名園孰不爭，謂築鳳嶺，鑿龍池者，然天造地設如是者，固難得焉。若乃花日月夜，朝陽夕陰，風雲霜雪之詭變，紫翠紅白之殊

色與夫觸景成趣觀物命意臨檻賦詩開筵把酒坐  
不移起不步興寄清幽交至互生亦皆山水所相助  
而致也公子雅思其有窮哉公子與喬謀所以命其  
居者遂名曰鑑湖臺因并紀所覽爲之記乃與樂其  
賞心云爾

辯

寐隱辯

予性嬾好臥臥斯靜靜斯寐寐斯忘非好其臥好其  
靜以至忘而已矣自壯歲時或寒溫不時食飲失節

每得微疾必入閤室閉戶塞牖設褥施幃寐通日夜  
以連二日三日厭而後起其間不服藥餌病亦自瘳  
以是爲常比歲齒已踰七十精神日衰支體月痿每  
事困憊不復能氣率體於是舊癖愈甚夜率以人定  
就寢焉寐乃徹旦不問食時與隅中朝夕食間亦時  
倦事乃臥故晝日六時復舍其半供寐固命室人自  
寤爲期不欲警覺其間止論家事大小一勿令聞即  
有外幹謝不令通或有客來請見者室人計窮則遽  
辭以病或以不在焉使至則留俟覺於是室人交適

我曰家私不聞可以已矣。人世常倫，交際亦大矣。今乃四方君子，聞君之高義，為之踵請者，豈徒哉而為君貪情，寐吝數刻，故謝遣廢之。兀簡之毀，有所闕乎。且人壽百歲，夜眠之所，彈幾居其半。今君乃復三分之廢，一於古人孳孳之義，唯日不足，謂之何。予乃哂曰：嘻，可憐哉。汝輩與吾居有年，而猶且被累流俗，其固一至此邪。居予語汝：夫人生在世，奚為哉。奚不為哉。得喪禍福，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成敗，怨恩取與，饑渴寒暑，是事之變紛乎多哉。日夜相代乎前。

互為其根，不知其始，不知其終。果有真者哉。人將混茫乎其中。形與之日，徂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交臂失之。起索之故，吾而不得焉。猶且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矜巧能飾，名譽竊竊焉。為知為得焉。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心形俱疲，不識為名邪。為利邪。其為形也，亦妄矣。果奚為哉。奚不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既觀其為，妄煩之為勞，不可強已。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然，人將有逃在山林谿谷江海之中者，非不遙然羨焉。而

吾生長都會之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肌麤骨強，耕稼自食，未能也。食芋栗，厭蔥韭，自以味之極，未能也。人將有尋五嶽遊名山，不返者，非不跋然望焉，而吾常糊口都會人聚之間，今乃遠遊，無計裹糧，且質弱，體重，飄然輕舉，縱意所之，未能也。人將有逃碁局諸戲，若逃禪誦者，而吾之拙劣，皆所未習，未能也。人將有逃醉鄉，枕藉糟麴者，吾雖好酒，腸胃不健，不能痛飲，酩酊沈冥，無所知覺，以至乘亦弗知，墜亦弗知，而其神得全，未能也。是數者，既於吾無所得焉矣。吾之

所以寐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無益，而弗知其所得焉。汝欲聞寐之說邪？今夫寐者，其孰也？無思無慮，如有思有慮，則不得焉。是一隱也。當其酣寐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耳，無聞也。大旱焦而不熱也。河漢注而不寒也。青蠅營營，不能僕緣；聚蚊成雷，不能侵肌也。是亦一隱也。夢爲鳥乎？厲天高翔，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也。夢爲魚乎？潛著自若，入乎淵泉，而不濡也。天地之大乎？萬物之多乎？亦弗知也。是亦一隱也。若乃客來請者，匪我求客，客求我，而其所求何歟？吾無財不

南齊書卷之六  
能使人富吾無勢不能使人貴焉予少好讀書僻事  
奇字為其有問歎然既已老矣副墨洛誦昔日所聞  
今已還之參寥附之疑始則所見問百不記一不能  
為空空者竭焉對雖終日有覩面目而已縱直寄焉  
無益彼此至若夫二三交遊生平知我孰我者然乎  
哉然則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如悠悠之徒寧以我  
為不賢絕而不通不幾足以為逃乎是亦一隱也故  
云臥斯靜靜斯寐寐斯忘寐之為隱不亦大乎吾家  
無素業勤可以承焉賤人分定少不勤行長不競時

是故進則不能取富貴以覆宗族也退則不能勵名  
節見推鄉閭如醉如夢忽忽以及今耄矣然幸遇至  
平之世衣食都會之間咨窳偷生為游惰之民而時  
豐人淳衣食家足矣多若水火求無不與者故以及  
汝輩不知饑寒優游卒歲於事已足矣又奚役役苦  
心勞形為哉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無寐若  
焉已客有為莊周之言者即予說難之曰子今以人  
生為妄則似矣然古之真人其覺自忘今子乃以覺  
所見為妄以寐所得為忘不知亦夢之中又占其夢

焉也。且有<sub>レ</sub>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則子今以是為<sub>レ</sub>患。是其夢未始覺者邪。乃抗爽言以自適焉。顧未至邪。予曰。然有是言也。雖然。予則謂人生在<sub>レ</sub>妄中。譬猶魚在<sub>レ</sub>水中。一息有存。則不可離必矣。且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其有焉。而不能旦暮遇之。則吾儕鄙人之常累。為覺為夢。未能大忘。亦恒物之大情也。故予且以生為<sub>レ</sub>妄。假寐託其忘而已。且若子之說。予與汝皆夢也。吾妄言之。子妄聽之。可也。子奚難之深也。

說

秋子順字說

肥後秋文學子羽。攜令子東。余始得見之。甫弱冠。名曰遜。且請余字之。顧余非其人。欲謝不敏。然余與文學相識已熟矣。姑且為之。謂曰。美哉子。其勉之。遜。巽也。順以巽也。其為孝德之本歟。夫為人親。靡弗喜愛。其子承順焉。且為人父。苟非厲之人。誰不欲其子肖已者哉。常人且然。况子家文學。既已以學德著稱海內。則欲子之濟其世美。不隕其名。無所不至。父以育

之師以教之文學而兼之順從也子之克從無違不  
啻蛾子時術之且遇其君好學之時子之生成於三  
者全矣何又加焉孝敬忠信由此以成其為吉德不  
亦善乎文學以子為子子以文學為父子其順矣  
哉慈和徧服曰順順之時義遠矣哉無以則請字子  
曰子順

讀

文選讀例三則

昭明之選今猶擊節其清英通觀古今而後知其無

比且古人絕作獨存此書因以不朽者間有之偉哉  
有功於立言者也篇中片語隻字莫非成據六朝已  
來既多采用飾其藻翰至於唐初遂盛行焉取材之  
士爭為府藏宋則文體異好似不甚重然既已鬱為  
名編學者必且考究苟抵掌詞死者亦無不譚及焉  
明人嘐嘐稱古乃再盛尚之至於有諳三都足以相  
夸則修辭家為必業可知也吾邦中古設文章科  
博士之業於此至乃與經史並家此選之冠弁藝文  
古今彼此其略若是



李善首註學者相傳亦皆嗟賞其博乃以註者比肩大家諺曰文選爛天下半蓋併善註稱之爾但是讀者膚淺憚於窮力則典故刺目苦其費解於是五臣出專釋就易不必究本而逐文隨見苟妄生義古人所嗤紕繆誠多俗子喜趨祇致迷塗攪心之誦歸咎誰哉明有陳與郊文選章句專據善註其書頗為可用張鳳翼纂註亦有所見而纂註別多偽本抄略六家義無所辨蓋書賈所作假名張氏而已然繁辭之書初讀茫洋即有之猶勝無註

國訓之讀雙附字旁蓋自中古所有要之古之未創刊刻學者一切事書寫之勞而人人傳借艱其匱之六臣文選六十本筆墨之勤非數年所能成也故家不必備全即諸博士習熟之餘私記注略於本文之旁以備自己之忘而賦類奇字殊為壘硯則因國訓雙附音義並讀為便遂至相傳已於古則然今乃刊本遍世充棟之物一朝可備且國訓之習固害讀書况乎左右擾擾分目不勝被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字體文勢附之茫洋讀過諳誦所口國言而已俊

髦之士豈可復承其弊哉

讀論衡

論辨相競盛自戰國而西漢則承秦餘唯求亡守遺是務雖有論者未敢自恣暨於東漢篇籍寢備然後著論正非之學復盛矣又且讖緯日出時方多信雖光武之英其惑不可回王仲任出其際停審虛實自稱秉衡凡經傳百氏莫不被非斥者遂且至稱吳會之得秘為談助許下之論驚謂才進即測其世其有焉蓋喙長相尚則雖剖析毫釐率亦近乎街談巷議

耳夫辭語之道微婉相諭或有文遠旨深不必專貴徑情直言然世趨媮薄夸說日加訛為窳言亦其勢爾夫以言正言猶抱薪救火也不可撲滅益至燎原要之豐文茂記恢諧劇談擇者無惑何更詰難仲任蓋非不知之惟其剛銳之志急於著書而平易之論難奪佗先且其誦憶之功徒蘊未見非託斥事無繇示博後世論家亦多此伎倆則仲任設意所在詭異是其所也獨其因指擿援及甚繁八十有五篇不可謂非富有焉貧士乏書今猶古乎乃一覽之餘不問

才進苟記所有則不亦足以代閱雜肆之勞乎

讀老子王註

道德一篇非盡創說莊周所謂內聖外王或是一道理蓋自古有之若諸子所引黃帝書雖不可盡信要其有所傳夫有天地則有物有物則有道有道則有若諸子有若諸子則有老子之道自古有之可知也當老子時世所專尚今未可知然既過三代之盛名跡所拘牽愈尊愈泥老子乃倡以其道起釋其惑因彼攻彼復反無名令人驚省辭之所以多矯激也且反

覆優詠一意數出亦與他書異也虛無爲本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太史公論六家之要左袒道德有旨哉因以歷觀古今之跡老子之言多有其驗儒者奚可決皆與之爭哉然其辭玄妙有度無度遂裂爲諸子百家其極至堅白亦其勢也後世釋氏道學苟涉窮理者皆悉在其範圍中重內修養家所本應變說兵者所由因此後之諸註家架說益繁唯其古言艱奧間有不可解太史既論其難知強之則亂諸家皆一也王註清言幾乎可用至其不通則旁取諸家

要亦在吾所欲用耳王註今本脫誤非一多不可竟其義未見善本可按為可憾焉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六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世家

守山莊公世家略

守山莊公額田恭公之適子名賴貞字子剛母順敬夫人小笠原氏小倉侯忠真之女也恭公者己紀世家公以寬文四年甲辰正月生于東都吹上邸二月本宗公伯父水戶義公及其世子與長沼侯來賀外

祖父小倉侯及其世子亦共會于吹上邸命公名焉  
事具恭公世家十二年壬子公年九歲始朝見

嚴廟延寶四年丙寅十二月叙從四位下任大學頭  
元祿二年己巳十二月娶夫人蜂須賀氏阿波支封  
飛彈守隆重之女也六年癸酉四月恭公逝公嗣時  
年三十踰月服除朝見

憲廟受命襲封遣大夫三宅繁賀告瑞龍山恭公  
隴及義公西山隱居是歲十二月任侍從七年甲戌  
封內不熟貸民賑救明年四月令邑吏舍貧民逋負

且賜粟是歲府臣多家累窮者常俸之外貸金周給  
十二年己卯三月公告請之豆州熱海浴温湯十數  
日還四月封內雨雹積二尺餘是歲封內不熟十三  
年庚辰九月

憲廟降宴水戸肅公邸是日賜公奧守山徙封十月  
朔公朝謝遣齊藤本秀告瑞龍山隴是歲水戸義公  
病篤先是義公老于水戸西山於是十月十八日  
朝命遣公問病公即日發赴水戸將命凡十日反  
義公尋逝十五年壬午九月世子賴尚生是歲冬故

赤穗集四續 卷之二  
赤穗侯淺野長矩臣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英本莊  
第殺義英以其首祭其君長矩墓初長矩於朝有  
怒義英手刃義英斫不遂朝議賜長矩死國除而  
義英免職而已不死至是三年淺野氏舊臣有志烈  
者共結同心刻苦潛謀遂爲其主報怨云其臣亦皆  
以法賜死而當時朝野籍籍義之先是吉原某者近  
侍淺野氏其母外山爲順敬夫人姆因事公焉已而  
公聞吉原不在義臣中乃命其母永絕不通疾其無  
義勇也十六年癸未二月公子賴寬生寶永七年庚

寅五月太夫人逝謚曰順敬夫人八月與封内大伴  
邑獻四足雉享保元年丙申公年五十三二月夜外  
言有盜入邸邸内頗騷公輒命外庭當直速出門外  
直者白守不離局常令也况在警時乎不受公亦尋  
悟聞之說且曰今後方急遽時汝曹各堅而守我或  
謬命勿輕從三年戊戌六月世子賴尚始朝見十一  
月公子賴寬冠公賜公子小鍛冶造刀  
神祖所分也因戒曰初恭公以此爲枕刀而婦人汚  
穢時或觸近必有損傷恭公敬畏其有神遂襲寶以

傳焉。吾始承此年，壯無慎，唯慊其未審，利鈍偶自試。人忽乎掃之，若無所觸，果神物也。然後乃知先公秘無尚焉。有悔，今已授女。後至子孫，戒勿試。十二月，世子賴尚叙從四位下。任丹波守。四年己亥，從馬奴以小爲盜得罪，捕得而囚之。奴超衆善走，常隨公騎。馳未嘗後，公頗愛其健而近之。於是心憫其罪，入死乃召吏曰：「賤隸無知，動乃觸犯，亦其分已。然法不可縱引來，吾自斬之。」庭爲堆土，坐奴其上。公乃降揮刀擊之，刃即脫觸，不傷。公乃擲刀，顧左右歎曰：「吾老矣。」

哉。吾志一擊耳，而手霸小滑，不覺至斯。顧亦奴不死天耳。放之，公素繁力擊劍，亦其所長。萬無脫誤，理人皆知故爲失，以令免。感服其仁，憫奴後爲頭陀。每過公門，必潛拜泣。去云：九年甲辰三月，世子賴尚以病廢。公子賴寬爲世子。朝見，尋叙從四位下。任若狹守。是歲夫人蜂須賀氏逝，謚曰欽定夫人。十三年戊申五月上日光山拜大廟。十五年庚戌四月，水戶成公逝。世子宗翰時年三歲。五月，朝使執政大臣至，其邸策命世子爲水戶侯。公及諸宗皆會，邸迎接。公以

宗老輔受命明日公及諸宗朝朝特命公輔立  
幼嗣以故此際朝謝告廟水戶侯儀公皆攝行十六  
年辛亥為世子娶高須侯義孝之女元文二年丁巳  
公年七十三先是公自著直指武式未成使世子繼  
撰是歲成四年己未正月朝命廢尾張侯宗春遣  
公及長沼侯賴幸安藝侯吉長赴尾張邸使宗春退  
位而徙別邸還復命有命勞之五年庚申特命  
陞官少將褒公老壯耐事也寬保三年公年八十告  
老焉世子賴寬嗣是為今侯延享元年甲子公年八

十一初岡田宜紀寶永中為大夫至享保中致仕後  
數年卒其子宜汎繼為大夫亡幾謝職隱于公采地  
別邑常松川是歲六月召再為大夫宜汎辭不敢就  
公曰寡人不明不能遠及往歲之事殆將失子今吾  
老矣尚子為嗣主起永輔詒謀勿辭宜汎公直而有  
經濟之才初與同僚用事者不協恐譖而隱公亦稍  
稍知其狀後用事者罷於是再命復職云是月公病  
篤朝使至問之尋逝朝使至吊賜賻銀二百兩  
例葬瑞龍山謚曰莊公世皆稱公強健英武而性甚



肅謹與人恭敬飭下不急是以府事治封賦平以至  
朝廷之儀列侯諸有司之交際未嘗有失禮專事奉  
國忠烈之志既承恭公戎政之緒益修其道兵陳之  
法射御之藝莫不躬自練習以極其至時之列侯事  
武備莫不推公初公壯時紀府別封西條侯賴純好  
勇亦以宗室與公相善公宴其邸歡後共觀調馬主  
侯請觀公騎公為馳驟數返主侯大賞嘆曰當今諸  
侯誰敵公者即引所最愛馬贈公曰非公莫能稱足  
焉公已以武備為人所稱亦以此勵其下多養當今

達武技之士府臣瀨谷棟成有名能馬術侍中岩本  
内膳君嘗學瀨谷一日請瀨谷延田安城門朝鮮馬  
場曰願使同僚士一觀子術瀨谷輒為盡其技岩本  
君與諸中貴並觀稱善不已已而岩本君貽瀨谷葵  
章時服後又數引御厩馬來令瀨谷調於是皆推知  
謂前觀時

德廟混衆密御其坐窺覽甚賞善之時以為榮譽公  
亦說之令錄其事藏府公自少好自鑄刀劍得者以  
為珍又東都以庶富故城門内外侯第民舍撲地而

居比屋稠密數以失火若  
 巨室居恒庀人戒嚴及火  
 中有主第其隣近有火則  
 且救或日數出不倦至則  
 雖猛炎中不得撲滅不措  
 不恃公來救而安焉公謂  
 吾雖最小幸位列侯外人  
 非毀之者而輩亦將疑之  
 易懈倦亦勢爾况吾不之

遇輒奔赴救之水戶侯郎  
 起必自騎帥人而至且衛  
 公馬指揮一以軍法率勵  
 據故每有火警其所至莫  
 以右曰走火者廝隸事耳  
 左有以吾為輕躁好勇而  
 然當今升平百有餘年俗  
 然封而輦轂之下非田獵

地苟欲習武何由乃得一  
 火之舉亦皆必隊卒旗騎  
 若赴敵是何不可當習戰  
 試爾公雖武毅至與人親  
 凱弟初  
 德廟為紀侯時公及諸宗  
 德廟舉觴送公公起降庭  
 鉤一枝大握援之即手折  
 德廟甚賞其有力且感其有

人馬足力哉顧今時備  
 試成列以出人馬奔馳急  
 願一事哉吾非好是聊且  
 日盡歡宴暢然和樂亦稱  
 會宴其邸  
 庭花盛開乃舉佩刀鞘  
 還奉勸請再而後拜受  
 雅趣滿座極歡好書畫

喜禪理乃稱義山居士或號直旨常與高僧相友公  
爲人忠告事若在己初肥後侯細川氏筑前侯黑田  
氏在大坂之役有相怨遂交相絕世不合好公嘗爲  
之憂乃爲兩國欲成其平謂彼此曰天下治安如斯  
家家不遺誓命奉上久矣况兩國濟等與在方嶽之  
列而至今不修會紀何以見事上之效乎兩氏喜謝  
聽公始乃通和交請公邸宴以固其好公男子七人  
適配欽定夫人無子諸姬西川氏生長子賴尚已以  
病廢松本氏生次子賴寬嗣爲今侯生賴恭是爲高

松侯生定賢是爲白河侯生賴濟是爲長沼侯今侯  
同母弟三人皆出爲宗族嗣松本氏先卒今侯追謚  
安靖孺人女子六人櫻井氏生長女爲懸河侯夫人  
西川氏生次女爲宇土侯夫人松本氏生第三女爲  
村松侯夫人餘男二人女三人皆幼喪公逝後今侯  
乃錄公行事貽喬使叙以紹先恭公世家

贊曰公之剛而栗克協詩人瑟憫之義乎其瑟者公  
之敬矜威儀不解于位也故終始不渝享福亦多其  
憫者公之欲用勇國之大事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古之邦君曷嘗不力

墓誌

長壽太夫人墓誌

長壽太夫人柳瀨氏諱阿故山縣今侯君母氏也初正德中先侯源壽公食封勢龜山也侍先侯正德五年生長子于封邑寔爲今侯享保二年次生女子寔後爲岡部侯夫人三年先侯移封城澱四年再生男名乘富寔爲豹隱公子六年又生女子夫八年癸卯先侯以召入于政府太夫人俱諸公子移東都先是

先侯始適夫人土屋氏卒無子於是太夫人以女德之選且有子繼室修內事延享三年丙寅先侯即世太夫人薙髮退居別館長壽其法號云今侯嗣以君母氏益貴今年寶曆七年丁丑二月五日病逝于侯第以元祿八年乙亥十一月六日生于東都享年六十三父淨榮母毛呂氏皆先卒藩中故老爲喬稱其女德之備云太夫人爲人聰明絕倫器識過於男子而先侯執政二十餘年未嘗與言外事居寵不驕深守幽靜謹修內範而已及居君母氏尊愈貴愈肅終

身無婦女佞佛之惑不為粉華奢麗之好恒好女史  
 所記書籍自讀又使人讀聽之以為樂寬恕愛人施  
 物毫無吝惜左右侍人前後仰其逮下之德者莫不  
 樂只頌焉今侯公子女十數人亦皆自撫養其側極  
 懲育之至而長至今繩繩焉故逝之日藩中内外人  
 共極哀莫不若自失恃怙者上日附葬東都光明山  
 大德寺先侯之塋域今侯使喬為誌因繫以銘銘曰  
 既以子貴貴稱其德坤順之厚有終無惑

故神戶侯長德公墓誌

公諱忠統字大乾藤姓族本多氏公考松巖公諱忠  
 但分自本藩江州膳所食封河州西臺公以元祿四  
 年辛巳六月十八日生於膳所母安井氏寶永元年  
 元考沒公嗣時年十四四年丁亥入為執御于  
 憲席其年叙爵稱伊豫守六年癸巳  
 憲席上賓公出以列侯就鴈班歷

人席

草席至

德席享保四年再入為大番帥八年謝病出就帝鑑

班九年復起以兼鴻臚領祀典與聞郡國事尋遷執事參政府執事職重事劇公從政幾三十年恭謹無私承式毗翼德量才幹通知大體以簡御煩府事大治朝野籍籍稱良執事其詳徧存口碑言之短不能具列延享二年以功勞益封移食執州神戶城三年以病乞解職復就帝鑑班尋乞老營高阡別邸而隱焉公少好文雅長益篤受學物子號猗蘭中間雖在繁職其業不廢以故著述頗富有文集十七卷曰猗蘭臺集猗蘭子三卷皆已行世絲竹書畫兼善衆藝

性喜清靜榮寵如遺既隱自稱拙翁閉門謝客專樂恬退世益高其操尚寶曆七年丁丑二月念九日終于別邸得年六十七葬江東靈巖寺法謚曰長德公初聘水口侯女未迎而卒後不再娶男十人女十人皆庶出也長子康桓出繼膳所侯稱下總守次信胤爲勝山侯嗣卒次忠篤先爲世子稱兵部少輔亦卒次忠榮承族氏稱左京次忠永嗣神戶侯稱丹後守第七男入釋爲京師若王子寺主名賞深弟八男忠節以公族大夫事膳所併其餘先没五人長女爲二

品吉田公夫人次以次適貴家室者六人季女未嫁  
 餘亦先沒詳具別譜銘曰政績效功立言鄰德清靜  
 保明維學為殖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七

